

新书馆

一部由诗词串联起来的女性政治史

——《蒙曼女性诗词课 哲妇》创作谈



蒙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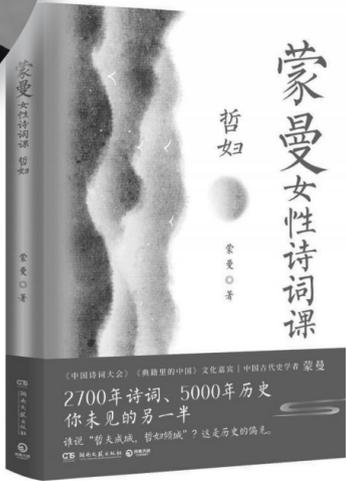
编者按

本书的名字叫《蒙曼女性诗词课 哲妇》，“哲妇”取自《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意思是说，男子有才会成事，女子有才反亡国。很明显，这本书的主人公都是跟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政治女性。

讲中国史上28位政治女性

在《诗经》诞生的那个时代，人们有着严格的性别意识，不主张妇女参与政治。因此，“哲妇倾城”和《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一样，反映的都是古人对女性拥有政治智慧与政治权力的恐惧。可事实上，因为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权构造方式，也因为妇女无可否认的雄心、智慧与美貌，很多女性还是以各种形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她们有的走上前台，有的隐身幕后，有的成城，有的倾城，就像男性政治人物一样。只是，因为制度与文化的约束和限制，她们的成城与倾城会有更多的幽微曲折，因此，也就产生了更多的故事和更多的诗词。这本书奉献出来的，就是这样一部由诗词串联起来的女性政治史，它借诗词透视女性，更透视包容着一代代中国女性和她们翻卷起来的历史风云。

《哲妇》是《蒙曼女性诗词课》这套书的上册，讲贯穿中国历史的28位政治女性；这套书的下册叫《邦媛》，讲贯穿中国历史的25位文化女性。熟悉诗词的朋友一看就明白，这



两个书名都出自《诗经》，它意味着这套书和诗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把她当成不说话的镜子

很久以前，我就谋划着讲一场女性诗词课。因为女性史是我的学术方向，而诗词又是我的业余爱好。并且，诗词也是传统时代和女性最为亲近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历史上的女哲学家几乎没有，女史学家也寥寥晨星，唯独女诗人绵绵不绝，无代无之。

以至于后来，女诗人甚至成了“才女”的标准形象。试想，若是林黛玉不吟出“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她的动人形象，又该打了多少折扣！时至今日，仍然有那么多名女性醉心于清辞丽句的诗文，更醉心于诗

情画意的生活。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把诗词和女性结合起来，讲一讲诗词中的中国女性呢？

尽管“蓄谋已久”，但真到实际操作，还是会面临若干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所谓“女性诗词”，到底应该是女性书写的诗词，还是书写女性的诗词呢？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到底是想要借助诗词建构一本关于中国女性的历史，还是仅仅想以诗词为载体，构建一本女性文学史呢？我最终的选择是前者。

这个选择也就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如下几个原则：第一，我要借这本书给中国女性树碑立传的。我讲的这些女性，不是架空历史，组合拼盘式的所谓“四大美女”“四大才女”，而是真正顺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来讲女性。本书选择的女性，全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至少有着基本可信的历史原型。她们就生活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她们的一举一动，也深刻反映，甚至深刻影响着自身所处的时代，她们都是自身时代的弄潮儿。最近一两年，常常有人提出，历史的英文单词“HISTORY”本身就反映着一种观念上的不完整和不公平，忽视了女性的历史贡献和价值。这当然是一种挪用，因为“HISTORY”的词源是古希腊语 histōr，意为“习得，智者”，跟作为男性指代的“HIS”并没有关系。尽管如此，这种挪用仍然并非空穴来风，占人类一半的女性，难道不是在历史上一直被忽视吗？既然如此，我何不在此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构建一个“HER STORY”，看看以她们为主体的历史又是怎样一番模样呢？

第二，我也是要给当代女性找参照物的。我是谁？我有多大本事？我又须面对哪些问题？这样的困惑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面对。答案在哪里呢？我们不妨照照镜子吧。唐太宗说得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本书一共涉及历史上的28位女性，这里面既有

贤良淑德，也有肆意妄为；既有巾帼英雄，也有红颜祸水。或者，最直白的说法是：这里不仅有好人，也有坏人；不仅有成功，也有失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不仅仅把她们当成励志的榜样，更把她们当成不说话的镜子，让我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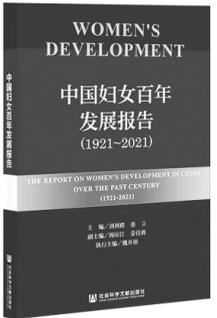
第三，书中的每一位女性，都有至少一首诗作为载体。这首诗可能是她写的，也可能是写她的，总之，一定和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她的所思所想，她的人生故事也在诗词里。当然，就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尽信诗则不如无诗。我会尽己所能，去发掘她在诗之外、诗背后的故事，然后告诉大家，她又为何被写成了诗中的样子。

向创造历史的“女主”致敬

女性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现实话题。近几年来，“大女主”的形象在影视剧里反复刷屏。我不敢说，我写的28位女性都是大女主，事实上，我也不希望自己去描述28位大女主的故事，因为那毕竟不是历史的真实情态。

我只希望这本书里有属于历史的真，属于诗词的美，还有属于价值观的善。当年，冰心老人在《关于女人》里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这种比例的划分自然只是一种私人化的表达，但抛开比例不谈，真、善、美毕竟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本书愿意以此为目标，向贯穿历史，构成历史，也创造历史的所有“女主”们致敬。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前辈一样，不仅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采，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风度，更有“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的眼光，有“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的豪情，只有这样，我们才终能坚信：“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中国妇女百年发展报告(1921~2021)》



刘利群 张立 周应江 姜佳将 魏开琼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本书选取健康、教育、就业、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保障、婚姻家庭、国际交流合作与妇联组织发展等领域的发展和经验，以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事业的地方实践，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在促进妇女解放与妇女发展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了解中国妇女发展动态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妇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智库成果。

《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



胡百精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版

本书通过书写中国传播思想史，旨在促进中国传统传播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本书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书写方式，重返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介入关乎人之存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大、基本问题；重振人文主义、价值理性和传播学的“人学”意识；构建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重申现实问题，促进古今会通、中西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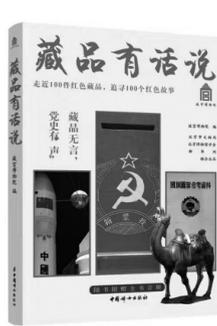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版

本书收入洪子诚教授近年的16篇论文、讲稿，围绕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讨论当代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中来定位自身：一方面，外国文学是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重要资源，参与了当代文学形态的生成；另一方面，对外国文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影响、制约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方面，无论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入开展，都还存在着欠缺。这本书通过对整体问题和个案的论述，希望打开这一领域更多的研究空间。

《藏品有话说》



故宫博物院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22年6月版

2021年，北京地区62家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历时278天，用100件文物讲述了100个直击人心的故事，推出百集音频节目《藏品有话说》。本书根据其文稿修改而成，收录了100个藏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通过阅读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有助于对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体会藏品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增进青少年对一件件文物、一座座旧址、一个个故事背后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崔安琪 整理)

品鉴坊

《仪凤之门》：抒写革命年代的女性力量

著名作家叶兆言在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中，以南京的仪凤门为背景，讲述了杨逵与仪菊、芷歆这两代女性相遇之后，如何从黄包车夫成为革命党人的故事。为什么会想到创作这部小说？又是怎样把宏大历史与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如何书写了革命年代的女性力量……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话叶兆言，聊一聊关于《仪凤之门》的那些人那些事。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著名作家叶兆言在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中，以南京的仪凤门为背景，讲述了杨逵与仪菊、芷歆这两代女性相遇之后，如何从黄包车夫成为革命党人的故事。该书以个体与历史时代发展为基调，以体验式甚至超验式的叙事话语，折射出小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价值。从书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脉络相呼应，也看到了南京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史。

为什么会想到创作这部小说？又是怎样把宏大历史与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如何书写了革命年代的女性力量……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话叶兆言，聊一聊关于《仪凤之门》的那些人那些事。

南京给了我文学创作的机会

记者：在众多的作品中，都有着浓厚的南京元素。这本《仪凤之门》同样是以南京为背景，不同于以往的非虚构作品，是一部虚构之作，描写了发生在长江边上的一个故事，您为什么会想到以仪凤门来作为小说背景？

叶兆言：我现在住在江边，天天看着长江，很容易产生一种逝者如斯的感觉，于是，我就把这种感觉写进一个虚构的小说。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南京，是因为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南京给了我文学创作的机会，也让我创作起来更加游刃有余。



叶兆言

南京这个城市虽然北边是挨着江的，但它却尽可能不和长江发生太多联系。比如，明朝的时候建设的城墙，把南京和长江分隔开，甚至还把南京和玄武湖分隔开。但是南京这个城市就是沿着秦淮河两岸渐渐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它是一座最后以秦淮河为中心的城市。南京和长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的联系就只有一座城门，我在这本小说里也写了这样的细节。让这个城市变得现代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开这个城门，让南京和长江发生联系。因此，仪凤之门就出现了。

记者：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或者，您觉得这部小说和以往的小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叶兆言：我在这本书中写到了女人如何给男人力量，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革命如何发生，财富如何创造，理想如何破灭，历史怎么被改写。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是我的第一次尝



试。故事发生在晚清至北洋时期，这一段历史是我之前未曾触碰到的。其次是空间上，很多作家都希望虚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我也不例外。书中很多细节在真实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虚构是这篇小说中最精彩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地方。

情感确实会成为一种动力

记者：在小说中，您刻画了仪菊、芷歆两代女性，她们有哪些时代命运的特点？为什么说这本书写到了女人给男人的力量，您又是怎样理解这份女人力量的？

叶兆言：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命运。这个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前，可以说，无论她们是顺势而为，还是逆流而上，有意无意地摆脱不了时代的洪流。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为了爱情、为了理想、为了信仰，精神上的需要以及情感上的寄托是十分重要的，小说中的仪菊和芷歆给了杨逵精神上的鼓励，可以说没有她们，就没有杨逵。

是仪菊把杨逵引入革命者圈子里去，不然，杨逵就不会和革命、革命党人有联系。而芷歆这个女性的出现，可能就体现了对异性产生的特殊情感有时会成为一种强大动力。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倾慕的那个阶段，这种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我的责任就是如何把所设想的一些人物写好，怎么写得更真实，更鲜活。把一个不存在的人变成“真的存在”的一个人，这是小说必须要做到的。我虚构了两位女性，分别在杨逵人生路上不同阶段相识，带给他不同的动力。

记者：《仪凤之门》写到了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轮番登场的画面，这样的空间化叙事，让个体命运的小历史融入时代发展的大历史，告诉人们延续了千年的帝制终于不复存在，孙中山等革命先辈以其毕生之奋斗，终于将民主、平等、中华、民族等近现代的概念引入革命的洪流中，若非对历史驾轻就熟的作家，很难驾驭得了宏大题材的创作，请您谈谈如何不动声色地展现出这种历史感和现实感？

叶兆言：小说要有一种亲切感，就像和别人聊天一样自然，要让读者感到真实，写出无中生有的真实感可以说是我的小说观。在写虚构的这些东西时，构成的故事空间、内容一定要让读者读起来跟真的一样，这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进而产生一些想法和思考。

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就像风景区的一个小亭子，一个歇脚处，你把读者带到这个歇脚处以后，他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东西，看到更多的风景。

记者：不久前，在您的退休茶会上，大家都称赞您为“文坛劳模”。能否说说，退休有什么打算？

叶兆言：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全力以赴的投入，几十年写下来，觉得除了写作之外，无法想象我还能干别的事情，所以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写下去，老老实实地写下去。